

## 辛少英校友访谈（1979级）

### 受访者

1983年毕业后入职中央电视台对外部翻译组，1984年调入对外部国际组。1987年任央视对外部国际组组长，负责节目为《世界各地》和《外国文艺》。1990年创建《正大综艺》，担任总导演。1996年赴法国留学。1998年调入体育部，创建中国版《城市之间》并担任总导演制片人。2000年负责《悉尼猜想》《球迷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直播节目。2013年组织并直播大型赛事节目《谁是球王》等。

### 采访者

熊晓

**您于1979年考入北外法语系，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做出的选择呢？您在大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我高考的分数是可以报北大的，但我一门心思要上北外，所以填的每个志愿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我非常感谢法语系的老师能够选择我并带我进入缤纷的法语世界。我是英语的考生，学习法语是从字母开始的，当时我们班已经有学过法语的同学，从上第一节课起，我们的老师就用法语讲课。我懵懵懂懂地，看见旁边的同学起立，我也起立，看见其他同学翻书，我也跟着翻书。这样的全法语的教学很快培养出我们的语感。北外法语系的教学特别注重口语，这一点在我工作后感觉非常重要，当我们说着一口纯正的巴黎音，很容易进入法国的上流社会。很多法国人都带着赞许的眼光问我是从哪学的法语，我总是自豪地回答：“在北外。”法语初级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就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包括笔译和同声传译，这些训练让我们进步非常快。法语的严谨性逐渐培养了我们认真细致的作风。法国文化中的创新与包容也渐渐地融入我们的思想。学校每周组织看一部法国电影，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对影视的热爱，也让我感受到法国人对艺术的追求。这对我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在做每一档节目时都追求创新，可以说是与北外全方位的教育分不开的。在北外，我还参加了许多文艺活动，我曾用法语表演《茶花女》，曾因学电影《简·爱》的配音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后来老师在上课直接将我的名字换成了“简·爱”。就是这些文艺演出让老师看到了我在文艺方面的潜能，在国际广播电台来招生时，推荐我去报考。所以我特别感谢法语系的老师们，他们不仅带给我们最好的教学，还能挖掘我们的潜能，把我们推荐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母校！

**与您作为法语学生时对法国的认知相比，您在法国留学时对法国的认识有什么很令您印象深刻的变化吗？您认为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

做学生时，我想象的法国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具有人文情怀的国度。我第一次去法国是工作10年后，1993年，体育部借调我去转播法国网球公开赛。在罗兰·加洛斯网球场，我看到了很多热爱网球的人。那期间，整座巴黎城都沉浸在

网球的氛围中，各式各样的广告设计得那么浪漫和富有创意。2002年我带队首次向中国转播环法自行车大赛（Tour de France），法国人的那种热情与浪漫体现到了极致，沿途全是给运动员加油的法国人，他们热烈地欢呼着，兴高采烈地就像过节一般，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热情所震撼。所以，在去了法国后，我对法国人的浪漫、包容与创新有了更深的理解，由此我联想到为什么很多世界大赛是由法国人创办的，比如奥运会、世界杯、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环法自行车大赛等，包括大型趣味体育的游戏节目《城市之间》。这类赛事都是很难操作的，但法国人却办得得心应手。这与法国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我将多年未用的法语又捡了起来，也结交了很多的法国朋友，但也让我切身感到法国人对中国有很多的偏见。一定要让法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并促成了由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共同在巴黎主办“中国文化周”。那是在我即将结束留学回国的时候，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观，副总干事长雅尼克（Daniel Janicot）接见我，规定只有20分钟的会面，我也没有想到能做什么。雅尼克先生对着墙上的那些照片向我介绍他们的活动，他提到了很多，但就是没有中国的，我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怨气，脱口而出：“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国做活动呢？”我意识到打断别人的说话是很不礼貌的举动，雅尼克先生尽管有些不高兴，但还是问：“你说举办什么活动？”我脑子飞快地思考，想到两年后将迎来我们共和国的50周年，于是，我回答：“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能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时候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举办中国文化周？”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甚至对自己打断别人讲话的鲁莽而感到不安。但是，几天后他给我电话，让我再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我当时就预感会有大事发生。的确，我去了以后他就递给我一封签好字的信，那是一封写给我们国家主席的信，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完全同意这一请求，并将为中国免费开放所有大厅……后来，这项活动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中法友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此，我感到特别地高兴。

### 您在做直播节目和录播节目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1987年，引进并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我第一次的直播。在这次直播中因卫星信号中断出现了大段的空白，幸亏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对音乐会的历史、指挥家以及演奏曲目都收集了许多材料，在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我真正

操作的直播节目是2000年在悉尼奥运会期间每天直播的《悉尼猜想》。这是一档很复杂的综艺节目，既要与电视机前观众互动，又有嘉宾表演和访谈。直播这样的节目我原来是不敢想象的，因为每一期《正大综艺》都要录制2—3个小时的素材，才能编辑出60分钟的成片。所以在直播前几天我紧张得睡不着觉。但当奥运会开幕后，我们很快进入状态，一切都很顺畅，所有节目时长都达到了零秒的误差。我感觉直播与录播最大的不同是直播可以与观众一起创作，可以根据观众的期望，及时改变节目的内容。记得在一次《悉尼猜想》中，我们请到了刚从前方归来的中国男女体操队员。因为中国男子体操队首次夺得团体冠军，小伙子们特别受欢迎，人气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以刘璇为主的女子体操队员突然提出要跳一段恰恰舞，我果断地甩掉原来的文案，让女队员上前表演，当时我们甚至没有准备音乐，刘璇她们跳得也不整齐，我猛然想到有一段访谈的音乐，就是这段舒缓的音乐让刘璇她们调整了步伐，展现了一段优美的舞蹈，一下子拉高了女队的人气指数。男队的李小鹏不服气，又带领男队员表演托马斯全旋……此刻，我看着观众的点击率，不断地调整着节目。就这样，作为总导演的我指挥着这支有创意又灵动的制作团队完美地直播了一档档文化娱乐节目，粗算起来大约近300场。我认为直播就是要寻找和挖掘兴奋点，在充分准备好的基础上，即兴地注入活的灵魂，能够与观众共同创作，是电视工作者的最高境界。

### 成为电视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如果有学生想要未来在这个行业工作，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想要当一个好的传媒人，要有开阔的胸怀、广博的知识，要具有创新意识，还要有团队精神，要学会理解和包容别人，要有海纳百川的能力。因为电视是大兵团作战，特别是直播，每一次都像是一场战役，几百人同时作战，必须协调好，步调一致才能做出好节目。比如，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连续33天直播足球文化节目《豪门盛宴》，就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我们用文学、绘画、戏剧、电影、音乐、建筑与哲学等多角度解读世界杯。有了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杯”和各国大使津津乐道的“舌尖上的世界杯”等版块，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们为西班牙大使和荷兰大使设计了“当梵高遇上毕加索”的小专题，试图用两位著名画家的绘画风格诠释荷兰“全攻全守”与西班牙“Tiki-taka”的足球战术。用《蓝精灵》和《丁丁历险记》表现比利时队那些首次参加世界杯大赛

的年轻球员。阿丘来了，正好用他主持的《客从何处来》探究那些外援球员的来历。巴西队百场那天，王铮亮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贴切地回忆了巴西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百场经典……我们不仅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对当下流行的文化也要了解，还要机动灵活，遇到问题，要马上想出解决办法，当然还要果敢，口令要清楚。学习是终身的，不只是在学校里。我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纪录片，我到图书馆连看了一周的二战史，之后，写出解说词，编辑出来的节目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的表扬，观众也是好评如潮。当我做30集讲述电影史的专题节目《世界电影之林》时，我也是扎到片库中看片、在图书馆中看了许多的书才能够编辑出来的。所以年轻人不要怕，要勇于挑起重担，不会就学，学无止境。当然在学校时就应该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充实自己。

**从翻译到编导再到总导演，从国际部到自己当时完全不了解的体育部，您在不断踏入未知的领域，迎接新的挑战。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跨界的？**

其实每个人都会害怕进入未知领域。我最开始的工作在翻译组，舒适而熟悉，我非常满足，完全没想过要转行去做编导。但让我从翻译进入编导的跨界是由于我平时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时候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20分是工间操时间，只要到10点20分，不论办公室的同事们是否在聊天，我都回到我的座位上翻译。我的这个举动让一位《动物世界》组的同事看到了，觉得我是一位踏实的女孩，就向领导推荐了我，当领导突然通知我调入编导组工作时，我被吓哭了，我说我完全不懂编辑，怎么工作呀？但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硬着头皮去了编导组。别人下班了，我到机房去学习编辑。我做的第一部片子是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型纪录片《人民必胜》，这部片子的巨大成功，让我觉得我真的走对了路。随着多年的摸爬滚打，我也逐渐在编导领域中游刃有余，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节目。我从国际部到体育部的转身也不是我设计的。在我留学前，体育部主任马国力让我在法国帮着寻找一档能够吸引大众的体育节目，当我发现《城市之间》并将它介绍给体育部后，我以为我就完成了任务。没想到马主任说：“你不来体育部，我们就不做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被迫来到了体育部。我原以为我不懂体育，也就做做边缘的全民健身的娱乐节目。在悉尼奥运会的策划会上，我不经意地提到是否能做一档综艺型的奥运节目时，马国力主任马上拍板“这事就这么定了，你负责”，这才有了悉尼奥运会期间每天直播

的《悉尼猜想》。两年后，在韩日世界杯，我们成功地推出了由球迷参与的连续直播的娱乐节目《球迷世界杯》。之后就一发不可收，在体育频道最重要的两大赛事中，我们承担起最重要的综合性节目，我也成了最懂体育的人，甚至在日后我们自己制定适合电视的体育竞赛规则，组织起全国百姓参与《谁是球王》乒乓球、羽毛球、足球、少年足球、围棋和广场舞的大赛。所以，通过我的经历，我想说：年轻人要有勇气去面对未知，不去尝试，你不知道自己的潜力在哪里。要用知识把自己武装好，当机会来临，你一定要担得起来。但一切都要从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开始，命运会垂怜于认真的人。

**疫情期间，同学们的抗疫视频在卢森堡电视台相关报道中播出，鼓励全世界的人们积极抗疫。请问这件事是如何促成的，您可以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过程吗？**

我和LUXE TV的Jean Stock台长是多年的好友，他原来是法国电视台的台长和欧广联的秘书长。疫情期间他对我们很关心，在中国控制住疫情而国外开始暴发时，他问我能不能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抗疫经验。我觉得这是讲中国故事的好机会，于是我就和北外法语学院戴院长联系，后来这个提议也获得了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促成了LUXE TV与北外的合作。同学们的视频做得非常好，让台长也很满意，特意安排在武汉解封的那个重要日子播出。LUXE TV是设立在卢森堡的面向全球播出的媒体，同学们的视频是面向全世界播放的。通过这次在世界的亮相，很好地展示了同学们的法语水平，也把中国年轻人积极乐观的精神传递了出去。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我现在正在和法国TV5 Monde合作春晚和纪录片，《城市之间》也在筹划新的国际版。我非常希望得到法语学院的支持，同学们也可以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发挥我们的外语优势，到国际上宣传中国。

## 寄语

语言和传媒都是桥梁，当我们掌握这两者并且将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时，真的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效应。比如法国名牌栏目《城市之间》来到中国，带来了法国的文化、法式的幽默以及法国人的创意。在中国播出时，我们将中国文化融入其中，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中青报在采访我时，就把我的一句比喻写成标题“《城市之间》是用法国布料做成的中国旗袍”。当我与各国电视台一起制作国际

版《城市之间》时，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拼搏精神通过这个载体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因为这档节目在各国都是黄金时段播出的重点节目。很多中国城市也通过这个节目与外国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中外城市间增进了友好交往。而要驾驭这样的国际大制作，必须有外语做支撑。因为一旦开始录制，各国制片人都要用外语快速地沟通，有时甚至要争吵，没有流利的外语，根本无法推进节目。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外语，在学好外语的同时还要学好中文，将来在国际上创办出带有中国特色的节目，讲好中国故事，做有理想、有文化、有勇气、有担当的中国青年。